

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六

李 雯舒章 陳子龍臥子  
華亭 編輯

宋徵璧上木 徐孚遠闇公

吳祖錫佩遠叅閱

蕭同野集

疏

蕭端蒙

特建總督重臣疏 川湖總督

題爲懇乞 天恩特建總督重臣以爲邊方長久計  
事切照貴州地方與湖廣四川雲南廣西諸省邊界

地方疆土參錯砦落交雜爭鬪頻生奸宄疊作邊圉之患無歲無之所以然者蓋緣轄屬各異事體不一各懷彼此之心競圖利害之便互相推托養成患害貽毒生靈虧損王化臣自入境以來詢求利病而闔省士民謂宜建設總督以專西南之閫重以事權責以經略長久之術莫大於是臣請言其利害之故。

陛下幸垂聽焉貴州之在國初本三省之遠地也至永樂十二年始置都布按三司以扼西南之吭軍民衙門大抵皆分屬二省以示犬牙相制之意甚善計

也。但百年之後。時異勢殊。脈絡闕隔。威信閼滯。於是貴州遂稱難治矣。何以言之。邊情夷患。動必牽連。約會則不及。獨任則不可。此制馭之難。一也。兩省之間。牽制文法。意見異同。謀猷互異。此體統之難。二也。武弁夷酋。動分彼此。名雖兼制。不受約束。此任使之難。三也。紛爭奏訴。必經會勘。文移往返。壅滯積年。此勘斷之難。四也。貴州錢糧。多額川湖。連年拖欠。動以萬計。此催徵之難。五也。每遇有警。調用軍夷。或託他故。動相妨病。此調度之難。六也。鈐屬既別。期會自疎。地

方事情多不互報。此經略之難七也。有此七者。則雖有雄略之士。其能展布行事矣乎。此威信之所以未廣。疆宇之所以未寧也。若使總督重臣。合諸省要害之地而竝制之。則統渙合離。任專責重。事無掣肘。勢如使臂。利害萃于一已。既不敢萌擇利之心。事權摠于一人。亦不至重輿屍之弊。無事則重鎮綏撫。以安一方之民。有警則合師征討。以消諸省之患。積以歲年。疆場可定。此臣之所謂長久之計者也。況今日銅平鎮。算之苗。其患孔棘。邇者伏望嚴旨。責成兩省。撫

鎮官以期蕩埽之績。皇言震赫疆圉之臣戮力奉

行之不暇。臣固知賊不足平矣。然以事勢度之。合討

之有○未○有○不○一○事○權○而○能○成○功○者○然○使○廢○置○擗○縱○不○得有功終不若統帥之便利也。何者責分則人心難

一。自○由○則○名○為○統○帥○其○實○與○諸○鎮○頗○頗○耳○亦○何○用○哉地遠則聲援難通。緩急之情異。則紀律難齊。虛實

之勢殊。則機權難酌。不必彼此異同。可以敗筭。至於

進止先後。亦足潰成。自古以來。未有主帥不一。可以

成功于閫外者。就使同心共事。卒奏戎勳。亦必老師

費財。坐遲歲月。其與專閫用兵。難易自別。臣故曰合

討之有功。不若統帥之便利也。是摠督之建。在今日

征討之役。尤若不可已者。此臣之所以昧死而有是陳也。臣又見得先後諸臣建議。亦多有及此者。然皆議於二省巡撫之外。別設大臣以制諸苗。此亦救時之權。未爲不可也。臣則以爲職守雖專。政體滋病。愈相頽頽。轉益紛紜。又况西南隱患。不止銅鎮爲然。孰非叛章。皆當豫彌。故臣愚計。切以爲宜如兩廣汀贛事例。將貴州并川湖雲廣邊界地方。特設部院重臣一員。專一摠理夷情軍務。卽今銅平鎮。算有事。暫于沅州駐劄。以便調度。以後地方寧靜。仍回貴州坐鎮。

其貴州巡撫都御史仍行裁省。以摠督兼理。則叛苗劇患。既有所責成。以伸薄伐之威。而諸夷隱虞。亦有所委屬。以任經略之寄。安邊全策。無以踰此。至於應行事宜。臣愚亦嘗切計。敢併條陳。以俟採擇。一曰議轄屬。查得貴州相隣地方。如湖廣湖北道所屬辰常靖三府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并境內各衛所司。俱係切近。蠟爾山苗患之地。四川川東川南二道所屬酉陽平茶邑梅等司。俱係見調兵戍守衙門。播州永寧二司。烏撒烏蒙東川銅雄四府。錢糧俱在貴州輸



納雲南安普道所屬曲靖府、與廣西南丹泗城二州地土相連、不時爭仇、以上各守巡兵備、忝守、并文武土流官、俱合聽摠督衙門節制、二曰議事柄、切照前項地方、多係貴州巡撫衙門兼制、但其事柄太輕、以故難於行事、切以爲摠督重臣、體統旣尊、事權宜重、請凡節制衙門官員、皆得舉劾獎懲如例、流官給內、與土官襲替、俱要呈詳覈允、然後起送、其調度兵糧、違誤者、聽以軍法處治、庶以鼓舞諸司、奔走羣屬、三曰議錢糧、照得總督旣建、必有錢穀以備資餉、除貴

州全省照舊聽其經費外，乞將辰常靖三處存留錢糧，并稅課等項，議留以備軍需，仍候摠督重臣至鎮之日，會同撫按會計數目，以爲永制。其湖廣額解貴州錢糧，亦於三處坐派，以便催徵。四曰議體統，照得湖北地方切爾苗患，葦爲要地，若湖廣衙門仍復牽制，未免卒難舉事。請凡一應地方兵糧事務，俱聽摠督衙門裁斷而行，各省官不必以文法掣撓，庶可展布以迄成功。如蒙 聖明俯念邊方，遠覽英斷，特勅吏部詳議建設，仍簡命才望素著，諳悉夷情重臣一

員前來滋事則豈特邊人受寧謐之福而國家一體  
輿圖亦永終亡敝矣

議

鑄錢議

改鑄大錢

嘗聞聖王之造錢幣也物重而幣輕於是乎作重錢  
以救其輕物輕而幣重於是乎作輕錢以救其重所  
以一法令阜貨財杜奸僞也伏見方今錢法闕格公  
○此○上○下○今○之○通○也○  
私困乏其患蓋由於錢輕何者惜銅愛工則易于取  
贏易於取贏則姦人窺利以盜鑄奸人窺利以盜鑄

則殺雜之錢多。殺雜之錢多則幣益輕而物益重矣。

故曰患在于錢輕。輕而不知所以權之則財貨壅。民

僞滋。非所以通懋遷之益。明泉布之義也。故爲今計

莫若鑄嘉靖大錢。以五銖爲定制而布之上下。其輪

郭深廣倍舊錢。而以之市易則緡準一金焉。是固聖

王所以救輕之意也。或以爲舊錢旣廢。新錢尚寡。恐

不能家給而戶足。况所鑄之錢。費奢而直廉。非所以

爲國之利也。竊以爲不然。夫經國者以度宜爲政。而

不襲于故常。議事者以成務爲經。而不顧小費。夫唐

宋舊錢及本朝通寶皆輪郭深厚其瘠薄者不過民

間所盜鑄者耳。今京師雖用板錢而大錢之流于天

下者尚不爲少。宜令民間舊錢與新頒輕重相若者

○如○此○則○新○者○有○所○按○而○舊○者○有○所○准○矣○

貿易如故其不及者官徵入之而償其值即其所入

者而改鑄焉。其有私藏小錢殺襍錢者以私鑄論。著

之令甲。永爲定式。夫費奢而直廉則奸人無所射利。

以啓其邪心。一利也。盜鑄既少。獄法自簡。二利也。易

惡爲美。足以富國而裕民。三利也。通財貨惠商賈。四

利也。公私皆得。商農並利。五利也。費于財而便于國。

用雖侈而利則弘。何足病乎。故竊以爲改鑄大錢便  
謹議。

治運河議

引沁水

夫治河之議。人人殊旨。約而言之。則有數端。趨便易

者。則曰治諸泉以濟其源。覩末流者。則曰開鑿二洪

唐夾

今二洪久

之石以緩其勢。徃近利者。則曰挽黃河以益漕。矜小  
惠者。則曰制轉運以紓困。殊方異勢。固難遙度。觀變  
察微。可以理覩。得失成敗。蓋得而言之矣。夫治泉治  
洪。二者雖非下策。亦戾遠圖。有之固足以爲利。舍之

亦未見其害。所謂平時救弊之方。非今日濟急之要

若與轉運必與屯田乃可

也。若夫既興轉運。卽廢運河。沿河之費雖省。輸輓之費尤奢。長運之卒。雖寬轉運之民。卒瘁。况京師之地。素稱瘠土。衣食百貨。仰給東南。漕河既廢。商賈不通。畿甸之民。坐受其困。借使國利而民不便。猶不當冒然爲之。况公私兩困。上下俱病者乎。河性剽疾。遷徙不常。往歲決張秋。決侯家渡。殫力濬塞。始復故道。曾未數年。奔潰再出。今又南徙渦河矣。縱能挽復使北。然所費公私緡錢。不下數百萬。而丁夫力役。大略相

當假使年來再決。將鳩財孱役復挽之乎。竊恐河決無已。雖空國之賦。不足以當之也。况河性利于潤下。

大智先於無事。自瓠子既決之後。日復一日。大率漸

非本性

南。以今渦河較之。禹道已踰千里。所謂江河之變。日

趨於下也。豈能復逆挽之哉。夫昔之決張秋爲北徙。

北則挽而之南也。順而易。今之決野鷄岡爲南徙。南

則挽之而北也。逆而難。此理灼然。人所共見。故以爲

宜罷挽河之役。縱之南流。稍加隄防。令不至害民而

已。固不可以有限之財。與必不可成之役也。歐陽子



曰。智者之於事。有所不能。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而利多者爲之。尤愈於利少而害多。嗟夫。爲今之計。其惟引沁矣乎。沁自武陟卽併于湖。今宜塞其故道。導之入漕。歷曹州。由舊分水處。出永通閘。以達於二洪。然後於其下流。樹柵立埭。置堰增閘。以節之。非惟利多害少。庶可一勞永佚。誠能不惑浮言。不惜小費。釋挽河之財力。以轉移于此。則勞同而功必倍矣。夫沁水一通。漕河自利。而黃河旣却。衆流其勢自殺。是上之足以足國。下之足以利民。近之足以除

河之患。遠之足以貽萬世之利。三策弗施。四善咸集。斯蓋允賴之良謀。平成之上策也。故竊以爲引沁便。謹議。

策

問貴州

建總督重臣

問貴州自入疆理。卽建藩置吏。如中土制。非若前代以夷禮治之也。以百餘年控制之功。宜若可以載平而無事矣。然而芴結之勢。每煩經畧。威信之施。動有闕滯。是又何也。意者疆理之法。猶有所闕。

乎命吏之戾公選乎土酋之狎常法乎武備猶疎  
乎招集未廣乎然以所聞者言之則疆理已詳而  
不治之患在制而不在政四者似非其要也夫急  
病者攻于謀切災者審于術凡爾多士所以爲其  
地計者必有定說矣試言經遠握要之略謂何執  
事者將采焉

聖人之治天下其始也正之疆理以定其勢其次也  
立之規制以維其勢其終也一之統紀以聯其勢夫  
辨分域增式廡所以正疆理也置牧長樹官秩所以

立規制也。建連率重事柄，所以一統紀也。夫王者之肇造也，以斥地爲功，故首之以正疆理，疆理正矣，非文武錯置以蔽之，牧長屹立以鎮之，則無以弼成王制。故次之以立規制，規制立矣，而岳牧連率之不立，則勢分于衆，建機眩于輿尸，其何以率功？故以一統紀終焉，斯固先王不易之定制也。夫國家之撫有貴州，其所以疆理之者，亦既久而規制亦既密矣，然卒未迄于小康者，此其故可知矣。非法之不足以定，而機之不足以維也，患其統紀之未一而已，何以言之。

夫貴州古鬼方之域也，自國初經理西南，卽入疆宇，其始也猶以要荒治之，樹其酋長，使自鎮撫，略其文法，以示羈縻，蓋卽禹貢五百里要服，而益稷所稱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蒙也。其詳內略外之勢，不得不然者，及其旣也，聲教訖矣，王業固矣，三苗旣丕敘矣，乃置吏建藩，使並之十二省之列，蓋卽虞典所稱肇十有二州，而以奠青分幽并管之義也。因時至治之道，不得不然者也。夫古也，弼成五服，至于五十耳，而今也，環燹甸之域，而版章之，其勢可謂定矣，而况方

圖之內規畫明備有藩臬以撫率之有郡縣以綏柔之有學校以化導之其所以揆文教者猶夫制也都有都司以控馭之有衛所以參制之有堡戍以列守之其所以奮武衛者猶夫制也則所以維之者可謂固矣夫勢定矣規制固矣然而未至于卒定者此則愚所謂勢分于衆建機眩于輿尸之故也愚請得而備言之夫貴之未列爲藩也則三省之裔壤也其後割而置藩矣然猶慮其卒無以馭之也故貴州之壤土大率與三省之地相錯揉自今言之西則四川烏蒙

芒部諸郡南則廣之泗城雲之曲靖東則湖廣辰沅  
鎮筵等處北則播州邑茶諸酋其土田則錯畎也其  
若落則錯置也其夷民則錯處也所謂犬牙相制之  
國也。迺今則有可議者矣。債事者指此以避辜懷奸  
者藉此以匿黨質成者假此以瀆辭。逃亡者幸此以  
罷追。下督責之令則以鄰爲解。而寇無窮。彌之威。董  
征斂之常。則以勢自分。而賦鮮上供之實。是昔之所  
以犬牙相制者。適足爲奸人私便之資也。又况持論  
者懷異同之心。當事者競利害之便。機以牽制而搖。

筭以紛紜而失。此一方膏肓之疾。有識之士所以扼腕而私爲之計者也。愚故曰患在統紀之未一而已。夫今之爲貴州計者。大率有四。曰擇牧長。申威法。飭武備。廣招集。四者而已。其曰擇牧長者。蓋以吏必遷謫而後除。資必下品而後授。予之太輕待之太薄。厥其地者無固心。限於格者無銳志。故必易法而後可。此卽所謂任官惟賢才。而立政夷。微盧烝三毫。既尹庶常。吉士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申威法者。蓋以土酋之積驕。召爨養寇欺公。用之則懷貳志。治之則



法輕而無所懲，故必繩之以重法。此卽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而收誓及庸蜀羌豨微盧彭濮人予其誓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飭武備者，蓋以銅平諸隘，戍兵單弱，宜及未期置堡增衛。此卽費誓時乃植幹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其曰廣招集者，蓋欲招失業之民，畀之不耕之地。非特藉以蕃庶，亦可因之捍蔽。此卽多士尚寧幹止之意也。亦一良策也。四者之策，施之今日，固足以安民而定壤矣。然以貴州大勢觀之，則所謂救時補敝之方，非經遠握要之略也。所謂經遠

握要之略奈何曰建重臣以一其統紀而已夫貴州非無重臣也責任未專事柄未一。雖有治軍之命而無專制之權。雖有兼屬之文而無受約之實。此其統紀未一。豈能成功于萬里之外哉。謹按有虞之世有岳牧以柔遠其職爲最重其權爲最一故能蠻夷率服則以統紀一之故也。切以謂今之計莫若做兩廣五嶺之制。特建重臣。專制其事。而凡川湖雲廣之裔地皆得以役使之。而又開府上流扼其要塞。則所謂經遠握要之略無以易於此矣。此非愚之好爲紛更。

顧以爲今日之疆理定矣。規制備矣。所以議論多而成功少者。則以衆建潰成。與尸敗筭故也。又况官不改制。籍不更圖。既無變法。亦無耗財。不遇稍稍申飭。以通其變焉耳。此固所謂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之意。而非紛更之謂也。則何必泥于舊章。而安于不變爲哉。今之議者。類曰。要荒之地。先王以不治治之而已。嗚呼。此殆非達變之論也。書曰。道有升降。政由俗革。言達變之謂也。夫所謂不治者。禮讓不加。正朔不及之國也。今貴州置吏建藩。無異中州之制。奈何復以

是爲解乎。此愚一統紀之說。固所謂俗華之政。而勢不得不然者也。况先王之盛者。莫如舜。舜之治。有苗也。至于重臣如禹益者。泄之一。乃心力以治戎事。三旬而後班師。乃誕敷文德焉。是故因威以樹恩。則恩始固。以文而飭武。則武益章。此有虞經略西南之遺跡也。未嘗以不治治之也。故愚以謂建重臣之說。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漕河策

治新河

自古之漕有三。曰河曰陸曰海。然各因時以制宜。量

勢以制便要，在通利而已。夫漢都長安，唐都關中，阻河據渭，以東臨齊魯荆吳，其輓輸爲稍易。宋都洛陽，汴水窮及四達之地也，其輓輸爲最易。元都燕京，去江南極遠，而漳御江淮，勢不相屬，其輓輸爲稍難。故運道易者，則河陸致輸，難者則浮海入貢，何哉？其勢然也。我太祖高皇帝嘗以七十萬石餉遼東，成祖文皇帝初年，以七十萬石至北京，亦由海以達也。至十三年，工部尚書宋禮發丁夫十餘萬，疏鑿會通河，運道通利，乃始轉餉河漕，罷絕海運矣。于是百八

十年來輓輸之卒，千里踵接，湖湘江淮之征，萬艘雲集，軍無覆溺之虞，倉有儲積之富，猗與休哉！誠千萬世大利也。而議者或欲習海運以復舊，或欲疏膠萊新河以並漕，何哉？蓋京師天下腹心也，郡縣猶支體也，運漕猶咽喉也，故積貯者，生民之大命也，轉輸者，朝廷之急務也。卽一旦或有意外之虞，沙滯金龍之口，河浮原武之涯，則泗沂泲汶之流，皆不足恃。而濟濟之間，爲咽喉之梗矣。浚治不及，施其巧，排決不及，展其功，將何賴以善其後與？夫海運由安東循靈山

歷陳家之島。邊岸而來。則觸浮勞之險。放舟大洋。入黑水。夾延真曰蓬。經芝茱沙門。則蹈萬里濤湍之害。

未易輕涉也。其故道雖在。閉習雖便。亦未可以輕議。

今改朝廷之力。疾治一運道。尚不能給。况兼所運

也。此新河之議。所以厯執事之慮也。夫新河南自蘇

道乎此。斯河之說。所以難行。而業者。故構西北之

灣。北至海倉。其間相距者。纔三百餘里耳。非遠若漾

水田。為國家萬年之利也。

海數千里之阻也。下款三沙之洋。上接三山之渤。海

濤流入。其勢自然。若非引汶絕濟。強決細流。以畜注

也。此固元人之所為經理而未成者也。然究其所難

鑿者。獨馬家塚之石底耳。今馬塚間已濬渠矣。壅塞

者通而建八閘以相漕引矣。九穴之湖。張魯白現諸水。已決引而經流矣。江淮商貨。已達蘇灣之處矣。是垂成之功。可乘之勢也。昔丘濬謂會通河蓋天假元人之力。爲我國家之用。斯新河也。又非元人爲我經略之前驅與。不然。何向之疏鑿未通者。今始有成功之漸也。嘗攷我朝初浚會通河。工部尚書宋禮刑部侍郎金純。矢忠畢能。積數年之勞動。數十萬之衆。經數百里之地。而運道始達。然不以爲勞者。誠惟國家之急而建萬世之功也。今新河有易乘之勢。當垂成



之漸較之用力勞逸相去蓋遠而省費寬民必又倍之。是誠利漕之一策也。宜專任大臣殫忠竭謀親履小笠之山度形相勢慮遠邇量事宜計廣狹訪其成事循其故迹浚淤塞之途通渤海之波時啓閉之候補其未備緝其未成道路既通南北相屬然後使沿海便道諸郡悉從此轉輸而郡路不便海者則泝會通河以入。如此是無放洋之患絕風礁之險省牽率之勞而又收徑達之利兩道並進諸路畢集且以減輓漕之卒省耗折之糧卽一路卒遇有虞而運道固

未阻矣。此萬世無患之道也。或者有曰：緣俗而爲治者，利必倍尋常，而制政者民必聽。方今海內和平，水泉洋溢，譬之人身，血脈周流，罔有間阻，是以方國之珍，九州之賦，來則鱗次羽集，去則鳥舉獸散，沛然順利矣。迺復陳新河之策，古人所未籌，前哲所不論也。何其謬與！是不然。蓋聞之深計者，不慮始而慮終；長筭者，不慮近而慮遠。楊子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無功。昔漢元光中，鄭當時引渭穿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以絕渭道。中

渡之難。永平中王景發卒數十萬治汴渠隄。起滎陽至海口千餘里。以分河汴之流。故不計穿引之勞。以尋河渭之便者。鄭當時之勳也。不憚千里之役。以疏河汴之勢者。王景之能也。當時稱便。後世利之。夫新河在膠萊之間。其地脈固相屬也。靈山小竺之崖。邊海之處。而運輸之故道也。海倉之口。直沽之近境也。由天津直沽以泊新河。固燕齊轉販之熟途也。今開濬者。已及三百里。所未通者數十里之泥沙耳。非必起滎陽海口千里之役也。非若自長安傍南山穿渭

之難也。而轉輸甚易。漕輓爲便。昔丘濬申海運之說。謂河運雖通。人輓如故。海道雖險。而省減十倍。若新河成。則省減尤多。而永無海患。此又識者所以過計而申其議也。若必尋常而守之。是漢謂渠無用。窾而禁陽海口。治隄之卒不足發矣。夫利者聖智之所必趨也。患者賢哲之所必計者也。見利而動。慮患而防。所以成大業而裕後世之大猷也。故會通河者。經遠之大利也。新河者。權宜之一策也。此業一定。而世世可無患矣。庸弗議乎。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編輯

宋徵璧尙木 李 雯舒章

山陰朱兆奎伯高叅閱

江總督奏疏

疏

江 東

北虜事宜疏

守邊經畧

北虜自二十九年深入之後謀臣經畧無慮數家有  
爲修邊之說者宜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

皇明經世編

江王兩公疏  
合一卷

守邊經畧

平露堂

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  
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可恃以無虞。  
及其虜之潰墻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

榜虞坡極古於

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棋布星羅。遍滿三原。然

西鎮深得其利

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殲。則掠及小堡。小堡空。則  
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  
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敗  
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  
凡此之計。臣已目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

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其說有十。積穀一也。徵還各營選調之卒。二也。選練本堡土兵共守。三也。增城濬池。四也。築火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五也。造雙輪車。以備戰守。六也。擇任將帥。和睦行陣。七也。信賞必罰。八也。厚恤間諜。九也。嚴禁邊軍通虜。十也。此十說者。擬之焚廷老上。拓壤狼居。似非遠猷。然臣竊謂言之而可行。行之而可以要其成。成之而可以久。無出於此。臣又惟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速責效者。務爲粉飾。

之計。憚明作者多事。因循之圖。過疑懼者。又遠巡避。不能盡試其所長。夫亡羊補牢。固爲已晚。方病蓄艾。尚猶可及。臣今已勉帥諸臣。同心戮力。務祛風弊。惟陛下寬其文法。使得少效萬一。

條議宣府錢糧疏

主客兵餉

一主兵之費。自十八年以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團種之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百七十八石。有奇。草二十二萬七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八十二萬。



六千五百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三十年來，或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歲用不敷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腳價，遂至多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臣等詳察弊源，蓋由十九年以前，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以上，邊地之豐嗇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且日加於往年。若非新增之銀糧，裒益於其間，其勢必不能給。故

今且不必頓議裁減。宜以新增三十萬之數仍留本

○運○以○爲○足○應○之○本

鎮另貯名曰歲餘。毋輒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許呈部借支。後仍以正項之數補之。積之漸久。將自有餘。一客兵守牆。煩費不貲。而出塞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京運銀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之不會者也。虛耗財用。孰大於此。今計上年秋冬及今年春夏四防所用之數。較之往年。似爲省約。原其所以。蓋由三十

七年以來。預發名買。而出納之司。漸入準繩故也。夫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亦斟酌理財之術。今更宜趁秋成價平。預發銀兩召買。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浥爛者。隨宜處置。務使軍餉國儲。各有所濟。而小民膏脂。不至妄糜。其於省費惜財之方。庶有少補。

王中丞奏疏

疏

王之誥

條陳開墾荒田疏

墾荒事宜

一議工力。其法以田九百頃爲率。用二千四百人。把總二十四員。總委官六員。將各營見在步軍六千四十餘名。更番撥用。二議牛具。每牛一具。種田一頃五十畝。牧者一人。耕者三人。其牧者給草料。免其雜差。惟耕時隨牛下田。與三人通力合作。行總委等官。不時查驗草料。其牛具卽於原議修城銀給之。三議種子計田九百頃。用種子二千四十石。或薯或豆。隨地所宜。卽於上年收穫內動支。四議車兩。登場日用車一百八十兩。裝運。每兩銀二兩。除已造完三十兩。餘

者宜廣寧馬市稅銀內支用。五議供費，每營開田一百五十頃，軍夫四百名。委官五員，約工百日，該費口糧六百一十五石，牛百具，該豆七百五十石，草萬束。俱於本田收穫糧草動支。六議草積，每種田九百頃，存積柴草，除穀草豆積，畱以飼牛。芻積一歲所得，可以變賣銀千兩，買補牛具農器。七議倉廩，各城倉廩倒塌，宜將夫丁銀兩，及今春次第修理。除收貯屯鹽二糧外，餘倉悉收營田子粒，入專責成。將河西營田行接管都御史，河東營田行巡按御史，互相督責。各

道并大小將領以實舉行其奉行不力及因循誤事者歲終查明叅究仍乞勅接管都御史協心共濟以圖成效

論戎政疏

京督條議

一議標兵以備督調總協官所轄標兵止一千人有如虜勢警急必將提師督調而隨征者寡恐不足以捍內而禦外宜於城守備兵內簡精銳二千人共爲三千量給馬匹仍調將官統練之用備緩急一請關防以重機宜戎政之印掌於總督而協理不與卽有

機事。文書發行真偽難辨。請視諸鎮巡例給以關防。

○今也。有關防矣。

一議勲臣以備將材。故事多用勲臣充京營總督副  
叅遊佐等官。後以不習武事遂廢。頃令帶俸公侯伯  
赴營視操。亦漸有可觀者。宜命巡視科道歲終從公  
奏薦員缺。卽酌量用之。一議家丁以倡勇敢。營中家  
丁原設沿邊壯士。近多逃亡。遂令京師椎埋之徒。徃  
徃冒充。爲蠹不細。宜盡汰革。而選戰兵營二百人。城  
守備兵二營各百人充額。仍於秋操考閱如法。別其  
殿最而降陟之。一慎管隊以飭行伍。管隊官旗類多

無籍以致營伍不整。而革任隨伍指揮等官。反受其

鈐束。殊爲例置。宜將隨伍軍職。盡令管隊。其廢棄等

此事亦多有名無實

官。亦自爲一營。寄操聽用。勿復令軍旗制之。一議抽

捕以實行伍。三大營兵額不足。宜將各衛所官軍舍

餘。悉加簡閱。抽捕務滿十萬。一復班軍以備工操。外

衛班軍原額一十六萬。班軍之制。革爲縣。蓋地方極春秋各以八萬赴班。與營兵

授而一至京師。僅供一役耳。

同操。誠得強幹之意。其後薊鎮多事。及江北盜起。漸

改閩。而營操之額遂缺。宜令中都所存班軍。悉赴班

如故。非有大役。不得調取。一議買補以甦貧軍。京營



官軍馬匹倒死者，故事止以年限爲差，追納椿銀，不足示戒。近議五年之內倒死，輒令買補，則已甚矣。請酌議新故之法，如一年以上者視故事加追銀一兩，二年以上者半之，至五年以上，仍如故事。追椿則奸頑既知稍警，而貧軍亦免重累，一免存恤以省糜費，清解之軍至京者，有存恤口糧三石，令休養三月，然後驗發營操，蓋憫其勞而優之也。乃者官吏科索軍不能自存，則徃徃亡去，而所謂存恤者盡入此屬私橐。嗣後請不必存恤，至卽驗發收糧，則吏無所容奸。

而軍得優恤之實。又諸軍月糧舊例支于京通二倉第開操之月不利遠支宜坐支京倉餘月支通倉便

優卹大同軍士疏

除屯田害

大同與宣府鄰近而軍士之苦特甚者其故有三。夫  
兌屯者爲其身自屯種不欲輸官以其月糧抵補官  
免催科之勞而軍省加耗之費也。然軍士之領屯者  
無幾而屯丁之逃故者日多逃故者之所遁何與于  
費以屯政而實是今因屯軍而管糧郎中期于足額凡每月軍糧槩從半給不  
而士益田論有屯無屯而以一切之法行之是削軍士衣食而

償屯丁之流亡一矣。今內郡之田，有司往往以荒蕪請蠲租賦，而沿邊土林雲川，威遠平虜，各鎮屯田之處，比歲苦虜，或變爲鹵鹹，或沒爲沙磧，或蕩爲溝壑，乃其額糧，獨不得視內郡未減。二矣。原額屯田，拋荒旣多，官軍扣補，力已不勝，而屯田御史，又於額外新增本色糧六千七百石，有奇，折色糧一千四百石，有奇，草四萬八千束，有奇，牛具之銀不與焉。邊民聞之，往往棄產亡去。今新開之地，復成汗萊，而新增之糧，遂爲常課，是使國家冒重斂之虛名，而遺邊郡無窮

之實禍。三矣。今欲足兵足食。先除此三害乃可。

防秋事宜疏 陝邊防秋

一申嚴將令。將令奉璽書得便宜行事。而不能約束

戎系漢公在軍也

士卒者。以畏避讒毀。莫能用法也。今宜振飭頽風。凡

一卒不用命者。許諸將斬首以徇。使其畏將不畏敵。

乃可以收破敵之功。一加慎牆守。乘障拒虜。最得地

利。然將領驕惰。未嘗登陴而守。軍士以迎送撤調。往

往缺乏。故虜得穿塞而入。宜禁革前弊。使聯絡拒守。

不如令者。治以軍法。一增官協防。陝西邊城遼遠。提

調綜理。勢不能周。宜調三鎮。廢閒將官。率家丁協守。如勞績可紀。一體薦錄。僨事者併治以重罪。一扼塞要害。延綏鎮至清平。至常樂。幾山地最孤懸。獨以米脂一線之路。轉運芻糧。而中隔魚河。歸德二堡。爲虜極衝。魚河之南。米脂之北。背乾川。碎金驛。爲運道咽喉。宜增設重兵防守。預探虜情。遇虜入犯。引兵先扼其險。與諸路相犄角。無使虜得據險以撓我師。一議處兵備。定邊副使張守中。雖稱病乞休。而職事修舉如故。宜令暫管秋防。候代至別處。自今邊方二司等

官、勒限到任。革從水程，仍移文任所原籍，趣令之任。違者劾治。一議處有司。鎮原、平涼、崇信三縣，皆係邊方。不宜欠缺正官。請就近擇有司之良者調補。一互明哨探。延寧二鎮、沙漠、平行哨卒，無所趨避。故虜中動靜，不得預知。宜與山西偏老互相傳報。一嚴慎撤兵。秋防將畢，將士勞苦日久，輒先逃歸。故虜得乘隙內犯。臣竊計九月以後，正當燒荒之時，宜遠哨三四百里外，果無虜踪，然後燒荒。燒荒既畢，然後撤兵。庶虜謀可伐，而秋防可以無虞。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十八

華亭

夏允彝瑗公 徐孚遠闇公

編輯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樵李黃孟瀾波仙叅閱

薛方山文集

議

薛應旂

省官議 省官

天之立君、以統治也、君之設官、以分治也、官不具則  
揚其小者也。慮。  
任使不克而無以理天下之事。官不省則祿秩不節。

皇明經世編

薛方山集

省官

一

平露堂

尤在十一

卷之二

七

而有以傷天下之財。古者所以因事設官，量能授職，觀其會通，制其繁簡。既無濫官，亦無廢事。而用人之中，默寓夫理財之道也。書載唐虞之際，命羲和四子，咨四岳，九官十二牧。夏商官倍而無職，號統屬。至于周，則備矣。六卿分職，各率厥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于謂元官，莫甚于此。州官也。時則四海永清，萬邦作乂，稱至治焉。周衰，官失而百職亂。秦不師古而變其制，漢之初興，因襲秦舊。雖云法度草創，亦以明簡易，隨時宜也。迨至武帝，寢以奢廣，自丞相二千石，下至徒史，斗食之秩，凡十三萬二



百八十五人。祿秩浩繁，民用匱乏。班固舉大分以作表，蓋亦有所感云。光武中興，務從簡約。如鹽鐵屬之司農，次則屬之郡縣。如水衡令長丞尉二十餘人，並廢之。并官省職，費減億計。雖猶以爲未，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長水射聲二校尉，而大率冗員之去已什九矣。四海從風，中國乂安，豈偶然哉。范曄志之，亦以見中興之由也。唐太宗省內外官，定爲七百三十員。也。天下才能尚苦不得此數，以溢于此乎。曰：吾以此待天下賢才足矣。未幾而有員外之置，有特置，有因事而置，名類繁多，莫能徧舉。及高宗東封，

此爲得中道以官者所以待才也

武后預政。求媚于衆。始有汎階。肅宗以後。財力屈竭。勳官不足以勸武功。府庫不足以募戰士。遂以官爵賞功。將士出征者。皆給空名告身。自開府至郎將。聽臨事注名。有至異姓王者。於是金帛重而官爵輕矣。六典之作。曾何益哉。宋承唐末。質亂之弊。三省六曹二十四司。類無定員。悉皆出入。分蒞庶務。咸平至和中。朝論異同。未遑釐正。神宗卽位。始命館閣校唐六典。置局中書。命官詳定。於是省臺司監六館曹郎各還所職。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名藩重鎮。賓友寮屬。

又復鑄削其損益亦不爲不當矣。元祐以後遂更其制。卒至蔡京當國。率意自用。動以繼志爲言。由是府分六曹。縣分六案。內侍省職三衛六局。兩省端揆。悉從更易。員旣濫冗。名且紊雜。而元豐之制遂至大壞。論者謂元祐當國之臣不務去熙豐之臣而務去熙豐之法。所以激而爲紹聖以後之紛紛也。嗚呼。此三代以下設官之大較。而當時治亂之相尋。亦因是可推也。我國家設官之制。准周六典。參酌前代。文武無偏重之權。內外有相維之勢。誠足以垂之萬世而無

弊者矣。但其間亦或因一事而分一官。或有因一時而設一職。積習既久。遂以爲常。不有以省之。則無益于事。祇以擾民。記曰。官不必備。唯其人。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蓋官有大小繁簡之殊。才有短長能否之異。稱其職則政立。任其能則事垂。故先王立庶官而後求人。使之各司其局也。辨衆才而後入仕。使之各盡其能也。如此則官雖省而庶事理矣。若以短任長。以小受大。委其不可。而望其可。強其不能。而責其能。則官雖備而庶事隳矣。故曰。德薄而任重。則有負乘。

之虞才大而任小。則有輕肆之志。誠能諒衆才之短。長審庶官之小大。則人盡其能。職修其要。精而治道。經邦。籠而飭才。辦器。將無施而不可矣。尚何官之不可省。而有缺人廢事之患哉。

論

禦寇論

禦寇

薛子既謝浙江學政。待次家居。值海寇陸梁。直抵蘇松。以及於無錫。所在傷殘。不勝慘酷。奔播中。爲著禦寇論八篇。乃若足賦募兵。修

艦備器一切用兵之事則固有任之者矣不  
著

正名

昔之行師者必曰名其爲賊敵乃可服言當揭賊之  
名以示人俾皆知其爲某賊也又曰兵出無名事故  
不成言當示我之出兵將以討某賊也斯其爲堂堂  
之陣正正之旗而賊將無所逃遁矣今海寇之深入  
吾境也殺掠焚蕩之慘自昔所未有者也彼固以倭  
爲名而我亦以倭名之是墮其計也不謂其非倭也

蓋寔我中國之賊爲之主謀嚮導引致倭夷以爲之助也惟以倭名則彼得以藏匿掩覆而室家族戚可保無虞曰今茲之寇是倭也我無預也人亦曰是倭也彼無預也於是金帛財貨得以捆載而歸雖白晝大衢之中人所共視而莫敢誰何矣若指其名而播告于上下遠邇曰今茲之寇是某某也引倭以爲之黨也人自必知之曰某倭也是某賊爲之主謀也某倭也是某賊爲之鄉導也則義士烈夫皆知所效忠宣力而奮然斬獲無回惑顧盼之慮矣彼賊亦豈得

肆無忌憚而室家族戚偃然處于無事之地哉正德

今之盜甚衆其久而不得其主各豈賊故然之耶

中盜起東海則指其名爲鄧茂七施天泰盜起文安

御賊水無有主名音

則指其名爲劉六劉七盜起蜀中則指其名爲廖麻

方四國昭連坐之刑人懷敵愾之願遂不旋踵而底

定今乃槩以倭爲名而不偵謀其姓名爲何人所以

無賴惡少恣溪壑之欲以苟朝夕之生者多斷髮跣

足以趨之恃以倭名而莫之覺也不然則雖禽獸亦

有煦嫗啁啾之情者肯不顧親屬而甘蹈誅夷之法

耶是賊之名當急爲偵謀以昭示于人庶名彰惡著



而人知措手，賊黨亦自知畏避，而或有渙散者矣。此非出兵之緩務也。若彼此相蒙，而必以倭爲名，是亦必有說焉，吾固不得而知之矣。

守險

守險

古稱王公設險以守國，今蘇松之地，平坦沃饒，若至順也，而三江五湖，經緯上下，支河派瀆，流漫其中，陸行則車馬阻于橋梁，水行則舟楫虞于淺澁，非如平原曠野，可以縱橫馳驟也，非如長江大海，可以漂蕩出沒也，誠於白茅許浦，福山古湫，凡諸通江沿海處

所既非運河，又非驛道，苟不爲捕魚採薪諸儉言邪說所惑，俱置椿藉草壅遏，各數十里，則倭夷海寇，雖號稱奸黠，乘彼雙桅巨舟，豈能飛渡，縱使舍舟登陸，而絕橋斷港，必難連絡而進，自可制梃以禦，豈得入我蘇松，肆爲殺掠。若目前之慘毒耶。今舍此易簡可守之法，聽其入境，而集不教之民與戰，正昔人所謂驅羣羊而格猛獸，輿尸之凶，不占可知也。顧又厚集丁夫，博歛芻粟，區區各守一城，而鄉間村落，恣其焚劫，此之謂城下之恥，豈古人守險之義乎。我聞之諸

侯有道守，在四封。四封者，沿海諸處是也。

固本

恤民

往余在京師，會諸士人論學之餘，輒卽論兵。凡山川虜勢，土馬城堡，將領糧餉，事機權變，紀綱法令之屬，咸能建議，俱各成章。而天文輿地圖說，亦若莫不究心矣。及庚戌之秋，虜衆犯我都城，則相顧錯愕，無能爲驅逐之計。幸其志無他，惟在搶掠飽飲，茵載迤邐而出。余切恨之，是冬外補道經涿鹿河間，詢之父老，咸稱虜雖強衆，中國逋逃什居七八。民則困于有司。

之徵派軍則苦于債帥之誅求。妻孥凍餒不能聊生。展轉死亡。莫爲軫恤。故甘心異類。北走向奴。爲其嚮導耳。當事者若能少寬一分。則彼雖禽獸。誰無懷土之情。而沿邊諸處。自將鼓氣奮勇。以保家室。人人于城。不煩九重北顧之憂。而虜人不敢南牧矣。余因重有感焉。惜心無窮。而分有限。不能爲之所也。迨歷浙東。見倭夷大作。揆厥所自。亦緣沿海窮民爲輸將所迫。始則投勢。要以通番。繼乃邀番人而入寇。與西北事情。如出一轍。乃知昔人蠶絲保障之說。誠爲有地。

而賣劔買牛者。蓋必有所作爲而致之。奈何今之爲民牧者。平時旣無以以及民。一遇有警。輒又多方科擾。是何異灌膏而抹焚。導水以拯溺也。吾恐外虞莫克。內變且作。當事者。苟思患而豫防。不可不急爲深長之慮。而蚤爲固本之圖矣。

策

策對

貴粟

善計國者。莫如備先具。備具之道。莫如審所貴。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

能守也。晁錯之說曰：珠玉黃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重之者，以上用之故也。故夫上之所貴，不在珠玉黃金，而以飢寒所必須者爲上，則五穀徧于澤鹵之區矣。何也？人情莫不欲爵，莫不欲亡罪，亦莫不欲利。利權與爵與罪，皆人主之所操也。便三者而皆得以五穀易之，則莫不農矣。夫鬻爵之敝也，自漢以來無代無之。罪人之贖鬻鹽之法，其從來者遠也。顯權之何如耳。權得其道，則粟貴貨賤，百姓又安。古之人有行之者，漢文帝是也。權失其道，則貨貴農惰，倉廩

空虛。自漢之末世而已然矣。今夫貧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農。今之不農，其過蓋不在民而在官矣。官之過有四：邊鎮之臣，不欲復塞下之田，一也；鬻鹽之司，不用糶粟而用銀，二也；水利之監，因循度日，秩滿則遷，三也；行法之吏，弛屠牛之禁而不網，四也。夫四者，官之道也。四道相尋于天下，而欲望其興利闢田，無其期矣。田不闢而望民之無飢，是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夫今之塞下，獨非古之塞下乎？文帝用賈誼積貯之說，嘗募民爲田，是以施行有序，坐致富強。今議者

曰邊地不可使種禾麥恐胡人乘之而牧馬。吁此與懲噎廢食者何異。夫趙充國耕金城。隋耕朔方。他如代郡許下。屢聞沃壤。彼皆爲之于師旅之間。我顧不能復之于治平之後乎。舍近利而不圖敝政。宜無大

不解也。以師旅之間。遊之者少耳。

此我所

于此者矣。漢興以來。邊郡轉輸。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自漢文用晁錯之計。寔粟邊郡。是以不煩轉運。而儲蓄日增。今主鬻鹽之議者曰。粟貴徵粟。粟賤徵銀。若是者。利固不全歸于商。然亦何嘗歸于國。殆亦弗思甚矣。蓋國初酬估甚厚。故邊商競至。類多占籍治農。



以堙開中故商有貴粟之風。軍有益屯之漸。乃公私兩利之策也。今展轉折閱而商利日微。運糴益勞。而邊餉愈匱。豈非大可哀痛者乎。若夫大江以北。畿輔以南。淮海維揚。汶泗淄澠之間。斥鹵之區。可墾之地。無慮數百萬頃。誠使廟堂之上。少加之意。別立農官。以分領之。治其水。配其牛。則變斥鹵爲沃壤。理有必然者。夫天下之事成于謀斷。而敗于因循。昔者西門豹固賢于治鄴矣。然導漳水以溉河內。顧必待于史起者。豈其智之不起若哉。豹固以爲先民未之爲。而

不知其可以有爲也。今之時，有能爲起者，則天下之富強，將不出淮海汶泗之外，而致之矣。姑舉一二郡縣言之。廬多苦雨，鳳多苦旱，非天時異也。地形使然也。廬地多窪，無瀉水之渠。鳳地多窪，無潴水之陂。以二郡而推之，則天下之不可無水利也明矣。是可以不務乎。夫農必資牛。淮揚之間，廣原長薄，牛寔產之。淮徐而北，一牛之直，其貴一金。然而屠豎販賈，不以之服濟上之耕，而以之塗吳人之釜者，豈非北則陸南則水，陸有牽輓之難，固不若水得舟楫之易耶。此

其情易通其勢易止。但能立一官以監之。則朞月之內。牛徧疆場矣。李彪之在後魏。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市牛。其時賴以豐贍。唐開元間。亦復酌量土宜。軟硬配牛。有差其爲法。有不可行于今日耶。

真命也

一。同。是。人。也。而。或。治。或。亂。

振。是斯民之命也。今若立以科制。而課農官之殿。毘而以前所謂四道者。嚴其罰而重其權。則目前卽未見其利。而十年之後。宇內富庶。和氣充盈。作樂制律。唯上所欲爲矣。昔之樹王霸之業。服戎狄而坐致。

南面者粲然史冊莫不率由茲道。况以天下之力爲之。其所成就豈曰小補之哉。故愚必欲先之以貴粟。終之以重其權。

對策

汰兵

天下之費固有名重而實輕者。不急之費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天下常疑之而不敢動。持之而莫敢議。此養兵之費。所以不聞論列。自宋室而已然矣。然當時人主亦未嘗不以爲意。往往形之詔旨。親加按閱。而卒不能弘宋祖建隆之規。而卒成慶曆之弊者。

言人人殊。愛其勞而樂因循也。姑舉一二陳之。建隆間命殿前侍衛諸州守臣各閱所部兵士。汰其耄懦而擇其超然雄勇者。升之上軍。尋又下令荆南放逐老兵。他兵有願歸農者。官給田屋。自是詔免之兵。疊見史冊。使其後世能推廣之。則宋之爲宋。未可知也。顧代自爲制。或是或否。一齊衆楚。雖有所爲。終亦無濟。真宗屢詔內外。簡汰士卒矣。及令轉運使閱驗沿邊老兵。悉遣歸農矣。迨夫神宗。又撥併軍營。減軍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一歲省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

萬石布草稱是。且令轉運使經畫之矣。此咸平熙寧之間。所以號稱饒裕。而慶曆以來。不能率循其法。顧乃務增兵數。廣軍額至一百餘萬。此何爲者耶。夫所貴于兵者。以其威戎狄。則能制勝。禦盜賊。則能止姦。非徒張皇人數也。自黃帝蚩尤以來。無慮數千戰矣。蓋未聞以人多勝者。光武以六千人。而敗王尋等百萬之師。苻堅百萬之衆。不能當東晉之三萬。曹操恃其三十萬衆。而敗于呂布。及歸許而悟也。遂能以二萬破袁紹四十萬之衆。此兵多必敗。兵少則勝之明。

驗也。彼慶曆君臣計不出此。竭天下之財力。浚百姓之膏髓。崇虛名以養無用之兵。卒之國勢日以卑弱。而海內日以虛耗。吁可慨也。越人如齊。夜舍空室。而有憚心。則借五尺豎子。因謂之安。比盜至。無可與謀。而後知豎子之不足恃。吁亦晚矣。以今天下衛兵。其不爲豎子者寡矣。驕惰脆弱。類多耄憊。且其平居坐食。未嘗經涉險阻。逐隊趨營。未嘗親交劔楯。稽籍則存。覈實則亡。夫未嘗不厚其生。未嘗不教之藝。未嘗不閱其數。務其實。而卒不得其用。反虞其害。法至于

此弊不可謂不極矣。尚可苟安目前。異旦夕無事持

之而不變乎。昔者唐之兵蓋三變矣。雖其意有臧否。

要之事關大計。則不容不變。今欲蘇萬姓之困。坐致

富強。舍兵費之外。無可與計者。欲省其費。莫如選兵

而選兵。豈易能哉。不歸之農不可也。自少至壯。皆已

籍之爲兵矣。則商賈工技。皆非所長矣。則其老而弱

也。於義不得不贍之。故必如宋建隆咸平之給田可

也。然則于何而取田也。取之見存之屯也。取之入租

之官地也。取之籍沒之產也。不足則取之毀廢淫祠

莫善乎汰軍也。向有屯則有軍。今有軍而無屯。何

給田未必可行。蓋富國之要

如舉諸衛之軍。盡赦免之。其所自軍無算而遊恩



之田園也。以有米有反滋而爲湖山斥鹵漲沙海蕩之可

觀者也

墾者補之也。夫屯田之籍不可復也久矣。富豪乾沒猾卒盜占自其祖父侵爲已有而子孫固以爲世業有難以左券棘者。故曰取之見存之屯也。蓋失今不察將并其見存之額而亡之矣。今天下官租之地往。往而是上不足以利國。祇足爲奸欺之資耳。是不可以贍兵耶。籍沒之產未嘗絕書。裁價斥賣未足爲公家之利也。以之益屯顧不宜耶。梵寺淫祠以無牒廢者日益於天下而未見公家取以爲利。此不可以置

屯耶。夫遊食之徒，其病農也久矣。今取其田，以蘇農  
民之困，顧不可耶。斥鹵閒地之可墾者，天下在在有  
之。以利率人，其化瘠土爲沃壤，理所必有。夫莫之禁，  
而不爲竊爲執事者病之，苟虛心嘉納，而求之于制，  
則是說也，非愚之臆說也。寔成我祖宗之德，而廣  
其未備也。蓋嘗考之制矣，天下郡縣皆有兵以鎮守  
之，亦有屯田以廩之，以籍軍十分之三。服農畝之事，  
二人受田四十畝，歲入十二石，足供一兵，而自食其  
餘。餘丁亦以差受田，而歲課其入。蓋初非不欲畚休

送上盡歸之農。顧勢有未能耳。及生齒漸多。則地利益盡。督屯得人。則歲入益富。行之百年。則舉天下之屯。足以廩天下之兵矣。比立法之意。蓋欲待之將來。觀其分數有常。置屯無限。則可見矣。如此。則民之所輸。止以供國用耳。乃今一兵以上。盡仰縣官。農夫終歲勤動。所賴以爲生者。亦尠矣。是豈祖宗之意哉。故爲今日計。莫若以前所陳五等之田。每一兵量地腴瘠。受田有差。使人年二十。則上畝爲兵。勛力將衰。則復歸爲民。批粒不取于倉。寸帛不取于府。而吾兵

皆精銳矣。或曰：一旦變之，寧不起怨？夫爲之固，有漸次，必使之樂于就農，固有說也。夫今財賦之地，上田二畝，價可一金，有田十畝，則爲中人，彼兵雖歲入十石，然其自分固不若中人之產也。中人無十二石之入，然終歲出入于一金之中。據此說也，何軍之不常寬然而有餘，何也。可法。不係兵籍，則爲商爲工，可自慰藉，故歸兵于農，乃其所欣慕而爭得之，而非有所厲也。怨安從生？夫散兵于農，至易曉也，以經濟爲任者，尚其留意焉。

序

軍政事例序

軍政事例

軍政事例者。今御史某君所輯也。君奉命清理兩浙軍政。深惟憲度。究觀典章。博采羣情。時事叅酌。成書釐爲六卷。名曰軍政事例云。於是布政某副使某請刻以布屬某爲之序。某受而次第讀之。乃作而言曰。昔人謂國之大事在戎。而經禮有五。軍居其一。先王安不忘危。而制治保邦之道。誠莫有先焉者也。三代以下。論軍政者。咸稱唐府兵。最爲近古。然不免變爲方鎮。而貽五大在邊之患。宋人懲之。遂制禁軍于京。

師時出以衛郡縣其規模亦未嘗不宏遠而卒至于武事之不競諸若此類皆由爲之後者不善于維持而無所據守遂不能補偏揅弊而旋失其立法之初意也我國家勦業甫平卽定軍制衛必五所所必千軍而又分藩列闔以統之其視前代之制可謂大備矣但承平日久漸次廢弛營伍缺乏雖時厯清理率難復舊亦以條例之散見事體有異同而一時奉行者不免得此遺彼而經紀之未周亦其勢然也夫國家之有兵猶人身之有榮衛也榮衛得其理則神

氣完固而外感莫侵。可以引年長世。苟不察虛實。不達標本。而調攝無方。則形色貌象。雖若具體。而中寔消耗。萎然弱矣。是故古之人。所以辨劑制方。而素難諸書。必會而通之。斯能納斯人于仁壽也。君之茲輯樞機周密。品式備具。而利弊之因革。事勢之變通。一展卷而可得。其殆軍政之素難矣乎。嗣有是責者。循是而行之。則事各有稽。立可就緒。而衛所營伍。可復國初之盛。永無唐宋季世之虞矣。將不壽國脉哉。蓋君邃抱宏猷。融識遠覽。事有可憑。不論今昔。善有可

同。無間人已。故隨所事事。輒存久遠之慮。而立經常之法。不徒爲一方一時之計也。唯是按浙以來。雖職專軍政。而激揚所至。風動區域。凡諸感發人心裨益治理。寔有非軍政之所能盡者。卽是編而觀之。亦可以類推矣。

使朝鮮集序

勅使朝鮮

余觀諸史。自遷固以下。靡不爲外夷立傳。凡山川風氣。土俗居處。嗜欲咸爲紀載。然未歷其地。弗獲躬采覽觀。祇以襲聞沿聽。多致影響繆互。及班張陳竇諸



人各使異域。親歷其地矣。則又或以功名寵利爲念。不登臨瀚海。封石勒功。則枸醬竹杖。葡萄天馬之屬。悉歸獻納。以啓侈心。此中國之御夷。所以率難全盡也。乃今龍津吳君。爲諫議時。膺簡命。副使朝鮮。隆重國體。綏懷遠人。旣其歸也。制詔章疏。贈言致詞。併其山川建置。迎候禮儀。風土習尚。俱次第編輯。題曰使朝鮮集。集分內外。合爲十卷。體例森嚴。意義周悉。於乎若君者。豈直良使臣矣哉。且可以裨信史矣。昔延陵季子聘於上國。至魯陳歷代之樂。觀其聲容節奏。

而差次其盛衰。治忽咸當。實不浮。遂爲百世不刊之論。及之齊之鄭之衛之晉君卿大夫。領其訓辭。皆免于難。吳是以卒通于上國者。皆札之使爲之也。今朝鮮在周爲箕子之國。在漢爲樂浪玄菟之郡。固聲教所暨之地。特唐貞觀間。以莫支離之亂。不免勤中國之兵。迫我明興。輸忱向化。爲諸夷先。至我皇上誕敷大慶。詔使亦唯及于其國。固已昭受殊錫矣。矧龍津使君之文章禮樂。亦今之季札也。以上國而使于海邦。則感發之機。又特易者。吾是以知朝鮮之永守

藩職不及于難而風諸四夷競趨效順未必非此集  
爲之也序容已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